

# 为了亚洲新文化的未来

(韩)朴宰雨

本人曾经在2014年的《亚洲文化》第三十一号复刊号里写了祝词，强调了我们的《亚洲文化》需要坚持“求同存异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沟通与相生”以及“前瞻性”的原则。现在又应邀再一次写第三十九号的卷首语，感怀很深。已经过了六年半，感觉岁月真快，但又因为知道《亚洲文化》有强韧的生命力，已经增添了八期，所以作为支持《亚洲文化》的亚洲知识界的一员，心里得到某种欣慰。而且这一期特别以“韩中文学对话”为特辑，很有亲切感。本人从这次活动种受到启示，希望在下面讲几点。

第一，所谓“文化”的范畴很大，《亚洲文化》所讨论的内容，在国别和跨国上、文化领域上、古今时期上、维度和层次上、观点和方法论上估计无所不包。不过，相信在讨论的问题上还需要某种集中性，才有杂志的学术个性，才能好好发挥杂志的效能。

今年9月底由于新冠疫情，韩中学界通过云端会议方式举办了“韩中文学对话会”。韩中方组织者中包括鲁迅研究专家和韩中比较文学专家，会议内容还涉及到2018年在韩国出版《鲁迅全集》韩文版等问题，所以双方谈得很投机。如果要举出这次对话会的几个关键词，可以提示为“韩中文学”、“鲁迅与

韩国”、“鲁迅与韩国作家”、“韩国文学在中国”、“韩中文化异同”等。韩中日三国现在都保有自己母语的《鲁迅全集》，而“鲁迅”早就成为东亚新文化的符号之一，日本的竹内好、韩国的李泳禧曾经就把鲁迅看作“东亚文化智慧的新桥梁”。有鉴于此，相信在韩国、在日本也能找到各自的“东亚新文化的符号”人物，可以在《亚洲文化》里交叉集中探讨。

第二，亚洲文化的传统里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宝贵的遗产。最近，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情况下，本人参加了以“中国文化里的时艰关怀和忧患意识”为主题的研讨会。准备中发现中国很多古今精英人文知识分子，在良知的基础上有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了时艰关怀与忧患意识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。当然，本人查看韩国古今精英人文知识分子中，也能找到很多坚持“时艰关怀和忧患意识”的人物，由此也可以猜测到日本历史上也有保持“时艰关怀与忧患意识”的人文精英知识分子，估计还会不少。

这是亚洲文化、尤其是东亚文化传统下的极其优秀的共同的精神品质。我们的《亚洲文化》应该多登载这样的亚洲共同的优秀精神品质的研究成果，相信是一个